九九话重阳

重阳登叱石山

◆黄美卿

秋意渐浓，桂香轻漾，菊花次第绽放，重阳节伴着秋日清朗的气息如期而至。每逢重阳，我总爱与好友登家乡的叱石山。这条蜿蜒山道，留存着我不同年纪的心境，一段段温暖往事，串联起悠悠岁月。

说起重阳，最先想起的，是童年登高时热闹的烟火气息。小时候过重阳，家人亲友都爱在正午时分登高。那时候叱石山上游人如织，山道两侧摆满小摊，各色本地小吃沿路排开，满是秋日独有的香气：热乎乎的炒风栗，带着山野特有的清甜；松软甜润的棉花糖，藏着家乡的味道；嫩滑的豆腐花入口清爽，烤番薯香气浓郁，连拂过的山风都裹着暖暖的甜香。路上行人往来不绝，邻里结伴、老少同行。成人缓步前行，孩童追逐蹦跳，小贩的叫卖声、游人的说笑声交织在一起，汇成一曲热闹轻快的秋日小调。那时年纪尚小，并不懂得重阳登高寄怀的深意，只爱牵着长辈的手，走走歇歇，尝遍各样小吃。儿时登高，是舌尖尝到的甜，是亲人相伴的温暖，是简简单单的快乐。

年岁渐长，褪去了孩童的稚气。青年时期，我常约上好友，在重阳前夜登高。少年意气正盛，偏爱重阳前夕静谧的山野。每到这时，便约上三五知己，趁着夜色，踏月登高。暮色笼罩群山，将远山晕成柔和的青黑色，山道的灯火一盏盏亮起，点点暖光顺着石阶蜿蜒向上，像一条光带缠绕山间，直抵云端，点亮寂静的秋夜。

我们脚步轻快，拾级而上。清凉的晚风吹散心中浮躁，爽朗的笑声回荡在幽静山林中。年少的我们畅谈理想，闲话日常，在夜色里向着山顶攀登。登上山顶放眼望去，万家灯火铺展眼前，漫天星光洒落大地，人间灯火与天上星光相互映衬，满眼柔和。年轻时登高，是挚友相伴的真挚，是少年坦荡的豪情。山间的灯火，照亮过前行的路，也留存于我的青春记忆里。

时光缓缓流逝，心境渐渐平和。走过满是烟火气息的童年，度过意气风发的青年岁月，如今的我，总爱在重阳前的周日上午，约上好友登临叱石山。生活常有琐碎与劳累，可只要踏上这条山道，心情便慢慢舒展。我不再贪恋路边小吃与热闹人声，也不再执着于夜晚灯火的绚烂。如今登高，便是赴一场与山间清风的约定，静静感受秋日山林的安宁，任由清风吹散烦恼，草木抚慰心绪，在大自然中寻一份轻松与平静。

清晨的叱石山，安静又美好。晨光漫过山脊，淡淡的薄雾萦绕山谷，叶尖挂着晶莹露珠，风一吹便轻轻滚落。阳光穿过枝叶缝隙，在石阶上洒下细碎金光。山间草木疏密有致，空气清新温润，混着泥土湿气与菊花淡淡的清香，令人身心舒畅。缓缓沿着石阶向上，远离市井的喧闹，耳边只有风吹树叶的沙沙声，还有山鸟婉转的啼鸣。一路攀登，一路放下心事；紧绷的情绪，被晨光秋风慢慢抚平；心底的烦闷，随落叶缓缓飘走；积攒的疲惫，在流云清风间渐渐消散，整个人都轻快起来。

站在叱石山顶远眺，秋日天空澄澈透亮，白云悠然飘荡。连绵群山起伏，田野阡陌交错，村落屋舍静静铺展在原野之上。一山一水，一草一木，皆是秋日山野朴素动人的模样。静静伫立高处，呼吸清爽的山风，眺望广阔天地，心胸也随之开阔。我和好友并肩而立，一同欣赏眼前秋景，彼此之间自有一份淡然默契。现在登高，不是为了凑热闹，也不单是欣赏风景，只想好好亲近自然，在山水之间沉淀自己，寻一份内心安稳。

秋风拂面，山野清宁。又是重阳登高时。山道依旧，秋光年年如约而至。岁月流转，不变的是每到重阳，心底那份登高的期盼。拾级而上，登高望远，本就是品读岁月、沉淀内心的过程。每一次攀登，都是赴一场秋日之约，让身心获得片刻清闲。边走边赏，静心思悟，这份从容与欣喜，长留在这片秋日山光里。

老爸的礼物

◆查晶芳

这几天心里有点犯愁。

眼瞅重阳节快到了，我琢磨着该给老爸买点啥礼物。平日里每次去看他，我都先打电话问他缺啥想吃点啥，回我的总是这两句话："什么也不用买，家里都有。"可我又哪能真的空手去。结果他一看到我拎着大包小包，嘴里就嗔怪不已："跟你讲了不要买，不要买！"那一脸不高兴的样子，弄得我哭笑不得。而我买的好多东西也真被他"冷处理"了。

那件羽绒服，我从没见他穿过，整个冬天就套着那件领子都磨破了的旧棉衣。问他怎么不穿新的，他就念叨："什么衣服那么金贵，1000多块！"买了配套的帽子围巾，也不戴，就喜欢那顶起球起得都硌手的旧毛线帽；水果也经常放烂了，才想起来吃。护工阿姨都跟我开玩笑："你爸这人，有福不会享哦！"

老爸今年89岁，除了心脏有毛病，视力比我这近视眼还好，耳朵也不背，原本他每天都要出门散步。可自从上半年摔了一跤后，便再不能走路了，即便扶着他，也只能颤颤巍巍迈几步。起初那些天，他终日呆坐，低眉耷眼，面色青白，讲话有气无力。问他哪里不舒服，就嘀嘀咕咕说自己被关在笼子里。那颓丧的模样看得我直发愁。老爸原是个热闹人，我妈以前总说"你爸这人，见了石头都能讲三句话"。从退休到80岁这20年间，老爸经常邀朋伴友，四处钓鱼，方圆几百里都跑遍了，那摩托车骑得虎虎生风。后来，腿脚渐渐不利索了，但每天也能在附近逛逛。现在冷不丁被困于斗室，他如何能接受？

思来想去，我只能用轮椅推他出去。

出门右拐，不到500米，就是县城中心的荷花塘。夏日，碧水荷花两相映，绿叶田田清香溢。近重阳，虽红衰翠减，却另有一种清幽。老爸以前天天来。

第一次推他过来，是5月。我把轮椅停在树荫下。对着漾漾绿波、亭亭荷叶，老爸微眯的眼忽地睁大了。可只有挤挤挨挨的荷叶，不见一朵荷花。我正嘀咕着，老爸开口了："时间还没到，这荷叶长得太密，花肯定少。"他手指向塘中，语气笃定。看见两棵奇形怪状的树：主干粗壮，坑洼不平，满布拳头大小的硬疙瘩，细枝表皮却很平整。老爸又给我解惑了："这是青檀，树皮是做宣纸最好的原料。疙瘩是每年砍枝后留下的疤。"见塘边蜻蜓翩飞，老爸说，它们的寿命很短，完成交配，生命就结束了。

一路上，老爸不时说东解西，嘴角微翘，表情淡然自信，颇有指点江山、意兴盎然之态。恍惚间，我仿佛又看到了记忆中那个意气风发的"万事通"。

从那以后，只要不下雨，早晨我都会推他去荷塘转转，回来经过早餐店，买几个小笼包给他当点心。每次出门，老爸都会遇到熟人，有老同事，有他以前的学生，还有早年的钓友。起初，一见到他们，老爸就会咧开没牙的嘴，主动介绍："这是我家小姑娘。"那些人便夸："姑娘是小棉袄，还是您老有福气，天天有姑娘陪。"老爸听了，总是笑而不语，眼睛微眯着，雪白的眉毛随着嘴角不住地跃动。

日日去荷塘，也结识了新朋友。有位老太太同样坐着轮椅，陪她的是位60多岁的保姆及保姆丈夫。老太太话不多，保姆夫妻俩则是标准社交达人。尤其是保姆丈夫，70多岁的人了，爱说爱笑，中气十足。唱起歌来字正腔圆，声震荷塘。他经常跟我们聊他在上海的女儿，经济条件好，逢年过节，就算人不到，东西必寄一大堆。老爸笑着跟我低语，这人有点爱显摆。

今天早上，那保姆丈夫又眉飞色舞地说起来了："昨天拿快递出了一身汗哦，什么东西？女儿女婿寄的重阳节礼物啊！"转而问我："重阳节了，送点啥给你爸？"我还没想好咋回，老爸一句话接了过来："姑娘就在身边，还要送啥啊！"

那男人一愣，随即笑着直点头。我也笑了，没接话，推着父亲往回走。路过早餐店，照例买了小笼包。父亲接过，闻了闻，眯着眼说："真香！"

晨风中，茂密的香樟叶轻轻摇晃，洒了一地光斑。我推着老爸走在晶亮的光圈里，没再提礼物的事。

游子的乡愁

◆陈海权

秋深了，就辽阔了。山是，水是，我心底的乡愁也是。所以，你望见的，是层林尽染，一山更比一山高；是菊花和茱萸，挺立清霜之中的坚强与不屈。风也吹我，但我不是它们。风撩动我的衣襟，我只能捧住满掌的花香，任由微凉的十指逐渐变得温暖。

今天，农历九月初九。

《易经》说九为阳数，日月并阳，两九相重，所以叫重阳。在古代，重阳被视为一个值得庆贺的吉祥日子，人们通过各种习俗活动，将对平安、健康与幸福的美好祈愿，融入生活的每一个细节里。

"中秋才过近重阳，又见花糕各处忙。"我的家乡虽然没有吃重阳糕的习俗，但母亲年轻时外出务工，学得做糕点的手艺。每年的重阳节，母亲也会为全家张罗起来：将糯米粉、大米粉等按比例混合，加入适量的清水和白糖搅拌均匀，揉成光滑的面团。接着，将面团分成小块，放入模具中压成各种形状的糕坯。再撒上红枣、干桂花、核桃等食材，放入蒸锅中，不一会儿，满屋便弥漫起了诱人的香气，叫人垂涎欲滴。

吃了重阳糕，佩戴茱萸也是必不可少的环节。孟浩然在《九日得新字》中写道："茱萸正可佩，折取寄情亲。"重阳节这一天，人们或将茱萸插在头上，或佩戴在身上，以此驱邪避灾，保佑平安。儿时的故乡，每到重阳节早上，奶奶总会拿来一小簇鲜嫩的茱萸，用红绳细心扎好，轻轻系在我们姐弟的衣扣上，那份温暖与关爱，至今仍历历在目。如今，身在遥远的异乡，市场、超市已很难寻找到茱萸的踪迹，唯有那枚珍藏的茱萸标本，干枯的叶脉蕴藏着岁月的痕迹，若有若无的香气永远萦绕在心头，挥之不去。

而菊花，无疑是重阳节的主角之一。"天清白露洁，菊散黄金丛。"在李适的《重阳日即事》里，菊花与故人仿佛缔结了秋日里最浪漫的约定，但我觉得，看菊花不能只走马观花，要蹲下来，近近地看、仔细地看。看它的花瓣如何一层一层地卷曲、舒展，如何从花心处吐出一缕淡香；看风来时，朵朵摇动，像在窃窃私语，又像在低声沉吟。我摘下一瓣白菊，放入口中嚼了嚼，微苦，而后有回甘的感觉在口腔内漫延，像极了乡愁的滋味——苦，是人生沉浮中的艰辛与无奈；甘，则是归心似箭时对故乡的深深眷恋。故乡的院子里，也曾种着几株菊花，每到重阳，它们便开得格外灿烂。我和小伙伴们会在花丛中嬉戏玩耍，笑声回荡在整个院子里。大人们则坐在院子里的大树下，就着菊香，吃着重阳糕，望着明亮的月光，想念不在身边的亲人。

晚饭过后，喝了一杯菊花茶，我独自踏上公园蜿蜒的小径，寻找卢照邻在《九月九日登玄武山》中所吟的风光："九月九日眺山川，归心归望积风烟。"我站在山顶，心中不禁泛起涟漪，不知远方的亲人是否也在同一片天空下，共赏这重阳的美景。低头望去，山脚下精致的商品房，却勾勒不出故乡的轮廓；再远处，是连绵的群山，山外还是山，挡住我望向更远方的目光。所谓登高望远，望的又何止是风景？更是心中那份难以割舍的牵挂与思念。我仿佛看到了故乡的田野，那金黄的稻穗在风中摇曳；仿佛看到了故乡的小河，那清澈的河水潺潺流淌；仿佛看到了故乡的亲人，他们正站在门口，盼望着我的归来……

重阳节，是登高的日子，是赏菊的盛宴，亦是游子乡愁汹涌的时刻。在这一天，所有的思念都会顺着茱萸的香气、菊花的倩影、糕点的甜蜜，从记忆深处挣脱出来，让人无法抗拒。风又吹起，发出了细碎而悦耳的跫音。我捧起手中剩下的半块糕点，对着远方，轻轻地、郑重地咬下了第一口。

夜幕降临，身后的群山渐渐沉入墨色里，而路边的菊花，在星光的照耀下，依然固执地开着，留有齿痕的那块重阳糕，也悄然渗出了丝丝的甜与暖。真叫人安心自在啊！

温情满侨乡

◆梁荣

"祖先留下传家宝，名字叫孝顺，多少年多少代，温暖过冬与春……"

2017年10月27日，重阳节前夕，在家委会的精心筹备下，我和五(1)班30对亲子家庭一同前往台山赤溪镇敬老院，开展亲子社会实践活动。孩子们自编自演舞蹈、武术、相声等节目，不仅为老人们带去赏心悦目的视听享受，也为老人排解孤寂，送去心灵慰藉。特别是集体合唱《中华孝道》，温暖的歌声既唱出孩子们的心声，也将孝爱之情表达得淋漓尽致。表演结束后，孩子们贴心地搀扶老人返回房间休息。随后，孩子和家长一同开展义务劳动。老旧院落的边角缝隙积垢顽固，清扫难度很大，不少孩子累得手臂发酸、额头冒汗。

"梁老师，这里平时有工作人员打理，我们为什么还要特意过来服务呢？"小伍擦了擦额头上的汗，轻声向我问道。

我望了望正忙得热火朝天的亲子家庭，又看向小伍，伸手拭去他额角的汗珠，缓缓说道："爷爷奶奶生活在这里，日子安静却孤单。我们前来，不只是登台表演、打扫卫生，更重要的是陪伴与付出，送上我们的一份心意，这是一份无比温暖的礼物。"小伍似有所悟，微微一笑，扬起抹布朝玻璃窗擦去，雪白的抹痕宛若一抹浅浅的笑意，在窗玻璃上绽放出一朵洁净的雪莲花……

金秋重阳，温情满侨乡。秋日暖阳洒满侨乡台山的街巷村落，幽幽菊香萦绕青山河畔，一年一度的重阳佳节如期而至。在这座温情满满的滨海小城，尊老敬老不再是书本上的箴言古语，而是落地生根的烟火日常。

转眼，我到台山工作已11载有余。除了带领孩子们走进敬老院，我还和长者围坐唠家常、话初心，用纯真的笑脸、真挚的问候，为寂静的敬老院注入满满活力，让尊老敬老的种子在少年心中生根发芽、代代传承；我也在2018年春天加入台山志愿者队伍，跟随志愿者奔赴各个村镇，参加各类敬老爱老活动：在大江镇，志愿者深入各村居，上门陪伴高龄老人，俯身帮老人捶背揉肩、修剪指甲、端水洗脚，这些细碎质朴的举动，换来老人们舒展的笑颜，成为秋日里最动人的风景；水步镇侨汇里，一场温馨的敬老家宴温情开席，近百名长者围坐圆桌，席间笑语盈盈、其乐融融，地道的家乡风味，串联起邻里温情，诉说着侨乡敬老的淳朴风尚；冲蒌镇依托长者饭堂，常态化为老人提供贴心助餐服务，志愿者上门探访独居老人，送去生活物资与节日祝福，以常态化陪伴守护长者晚年安康……

秋风送爽，菊韵流芳，岁岁重阳，今又重阳。重阳节，古称"重九"，是中华民族传承千年的敬老佳节，承载着古人对岁月的敬畏，更沉淀着中华儿女尊老、敬老、孝老、爱老的赤诚初心。古人素来钟情重阳，留下无数咏颂佳节、感念亲恩的千古诗句。王维一句"独在异乡为异客，每逢佳节倍思亲"，道尽重阳时节对亲人的深切牵挂，也道出中华儿女根植心底的孝亲情怀；孟浩然笔下"待到重阳日，还来就菊花"，勾勒出重阳相聚、闲话叙旧的温馨画面，质朴温柔，暖意绵长；而"人生易老天难老，岁岁重阳"的千古咏叹，更让这个秋日佳节，增添一份敬畏岁月、珍爱长者的深厚意蕴。重阳的内核，从来不是登高望远的闲情逸致，而是饮水思源、感念先辈的赤诚本心。

重阳有期，敬老无期。千古诗篇留存敬老初心，乌鸦反哺诠释感恩本心，侨乡烟火延续孝善温情。敬老从来不是一朝一夕的节日仪式，而是日复一日的坚守与温柔。愿岁岁重阳，秋风有信、敬老有情；愿我们皆能心怀感恩、躬身尽孝，以点滴陪伴温暖夕阳岁月，以赤诚之心传承千年美德，让尊老敬老的清风浸润侨乡每一寸土地，岁岁年年，生生不息。